若有所思▶

徽州猴

□王太生

在徽州旅行，小商贩推销一种挂件：一根细绳上穿着三只猴子，上面一只捂嘴，中间一只蒙眼，最下面一只遮住耳朵……中间打着结，阻止相互之间滑落。

龇牙咧嘴的猴子，一只爪子紧攥藤蔓，腾出另一只爪子，做着令人发噱的搞怪动作。大意是告诉你：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听的话，不听；不该看的事，不看——这是徽州古老的吉祥物，也是徽州人的处世规则。

猴极善于察言观色。《搜神记》里记载：“楚王游于苑，白猿在焉，王令善射者射之，矢数发。”这只白猿能够将射来的箭一一打掉，还在哂笑。于是，楚王命神箭手由基抚弓，白猿自知不妙，抱树而号。

猴亦善解人意。我想到古代文人的宠物——墨猴。那种猴，大如拳，两眼烁烁有光，能蜷缩在笔筒中盘曲而睡，置于书案间，主人叫它磨墨，只要将笔筒轻叩数下，它就飞快地蹦跳而出，跪在砚台旁边，先用前爪捧墨，然后慢慢地磨，直到主人叫停为止。

细看眼前这串徽州猴，面目表情清晰可见，似乎还能隐约看到它敏于攀缘的凹凸肌腱。棕褐色的微雕，大概是用木头雕刻，又似随意抓一把陶土捏塑，猴身上间或沾些岩土及树丛里零星的草叶。

哪些话，不说？哪些话，不听？哪些事，不看？过去是风月男女、掠人财物的事，现在是虚假广告、商业机密、别人的隐私。小时候，老人叮嘱，搬弄是非的话不说，谎话、假话不说，别人坏话不说。这是做人的基本修养。

可小孩子管不了这么多，童言无忌，高兴时手舞足蹈，悲伤时涕泪横流。这一点，丰子恺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讲得最真切：“小小的失意，像花生米翻落地了，自己嚼了舌头了，小猫不肯吃糕了，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

日子波澜不惊，可小孩子并不安生。闪转腾挪，顽似皮猴，动如脱兔，多像李白的《秋浦歌》：“秋浦多白猿，超腾若飞雪。牵引条上儿，饮弄水中月。”你看，那几个小家伙放学不回家，野在外面戏耍。所以，徽州人把小孩子当猴，头上顶着用柳条和油菜花编织的草帽，上树掏鸟蛋，下溪摸涧鱼，多像懵懂的调皮猴。

文字是镌刻在石头上、写在竹简上的。徽州人把人生感悟巧妙地写在玩具上，串在猴子身上，就像给孩子品尝一枚岁月橄榄，让他们慢慢咀嚼。以至于后来，不管徽州少年走多远，文化和心理的归属感中，一直把自己当做一条船，纤绳的那一端系在徽州的码头。

徽州猴有禅意，玩具中寓含劝世的味道。想当初，徽州商人初涉职场，低调做人，高调做事，方能取得最后的成功。像这样将乡间的一句俗言俚语制成一件挂件，每天悬挂于窗檐、书案边，本身就是一种智慧。

随笔

生活直击▶

□陈冲

谁来培养智者

最近一轮对谣言的打击力度很大，对如何防止造谣、信谣、传谣也有不少探讨，仅“谣言止于XX”的说法就有若干种，如“止于事实”、“止于公开透明”、“止于及时发布权威信息”等等。不过，愚意以为，这些创新的意义都不甚大，真正管用的，还是古已有之的“谣言止于智者”。盖真能亲历“事实”的人总是少数，其他的信息、发布皆为转述，其转述得是否真实准确，受众仍有一个自己做出判断的问题。这与“权威”无关，因为权威者是否真有权威性，仍是一个判断。闹地震那会儿，权威部门一面发布说现代科技条件下很难对地震做出精确的短期预报，一面又发布说某某范围内近期不会有几级以上地震，同时还在不断发布“今晚可能有几级以上余震”等信息。你怎样看待这些信息，也是得自己用“智”去做出判断的。所以，要打断造谣、信谣、传谣的谣言传播链，还得听老祖宗的话：谣言止于智者。一个社会会不会谣言满天飞，全看这个社会有没有足够多的智者。

于是就有了一个问题：谁来培养智者？

对于这个问题，高级政工师们会给出怎样的答案我真是说不好，只能说说我自己从一个“不智者”变为相对有了一点“智”的体会。因为此前的一系列的不智，到1969年时，我正在一个区办小厂里“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那一年，“文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厂里分配来一批青工，某一天的夜班，一个高中毕业的青工凑近我悄悄问：人们都说南大街有个老婆子生了一条蛇，整个南市区都传遍了，你说真有这事吗？我先给自己做出了两个判断：一，这问题没有直接的政治色彩；二，这青工显然是憋急了才会来问我的，就帮他一下吧。于是就反问：你上学时学过生物吗？他说，学过呀！我又问：那你说蛇是胎生还是卵生？小伙子愣了一下，一拍大腿：他奶奶的，明白了！那老婆子最多能生下一个长虫蛋，怎么也生不出一条长虫来！小伙子很高兴地离开了，隔了一会儿却又悄悄凑过来了，问：我早就知道蛇是卵生的，可你说我怎么就没往这上面想呢？这回我不吭声了。再问，还是不吭声。又问，只好答曰：您自个儿琢磨去吧。为什么不答？因为事有不同，其理则一，从“事”上升到“理”，就有政治色彩了。

学过生物，知道蛇是卵生动物这条知识，如果学校里考试时刚好考到这道题，他可能会答对，但在有人传说有个老婆子生下一条蛇时就忘了这条知识，那只是一个“知者”，还不够一个“智者”。如果又有人传说北大街有个大姑娘生下一个长虫蛋时，他可能还得有人提醒一下，才会想到生物学里也讲过相关的知识。如果说那时根本不重视知识，那么到了40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的学校教育仍然改进不大，只管知识的灌输，不管知识的运用，仍然是目前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弊端。若是再进一步，要求教会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就更加“脱离实际”，恐怕根本列入不了当前学校教育的议事日程。即如一年多以前日本地震时，人们呼啦啦地去抢购盐，究竟盐里面所含的那点儿碘能对放射性起多大作用，普通教育的课程里可能讲不到，但是如果有这个意识，又懂得方法，查一查很简单。查明白了再决定信不信也来得及嘛，问题是偏偏就缺这个意识。而没有这个意识，就成不了“智者”。这样的智者，又是必须由学校教育从小开始培养才能见效的。这事儿您不能指望有关部门，因为那些部门也可能出于某种想法，觉得不需要“智者”太多，只要都听他的就行了。

旁观者说▶

□戴若曦

浅入人心

近来，电影大片风潮一如既往地试图深入人心，却屡屡受挫。煽情有点像洗脑运动，需要施予者的智商远远高于接收者。当观众智商普遍提高以后，导演们不妨试试浅入人心，也许能另辟蹊径，马到成功。

如何浅入人心？

首先，浅入人心是一件需要胆识的事情。从某个角度而言，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和斯皮尔伯格的《战马》有不少相似之处：大导演拍小故事，总有点不甘心的意味。《金陵十三钗》改编自严歌苓同名小说，是一个安静、婉转到偏近女性文学的作品。而张艺谋终究没有魄力放弃大片套路和商业元素：不必要的血腥和性爱，历史感的营造，牵强的爱情，神一般的军官。因为这些煽情的繁冗占尽篇幅，故事线索就显得突兀而不顺畅，因“情节需要”瞬间就把贪财好色的美国佬变成上帝，刻薄市侩的妓女则摇身一变成了圣母。《战马》原本是1982年出版的一本儿童小说，很干净地讲述了一个孩子与其心爱之马的故事。而斯皮尔伯格的《战马》，却更像是一匹马见证的英德一战：通过其惯用的战场镜头，渲染战争的残酷和毁灭性。斯皮尔伯格曾凭借《拯救大兵瑞恩》和《辛德勒的名单》两度问鼎奥斯卡，可这一次观众似乎并不买账：褒贬不一，一片喧哗。女性文学和儿童文学，在两位大导演的操控下变成了国难片和战争片，反而口碑尽失。相比之下，马丁·斯科塞斯从暴力的黑帮片中转型，用小男孩的视角讲述梅里埃电影大师的《雨果》却获得诸多好评。由此看来，一个导演的胆识不在于能拍出多少大场景，而在于虽能拍出大场景却选择不为。这就好比，若是军队装备精良、人多势众，任何一个草包将军也可以轻松形成大军压境的情势，但胜负待定；那些单枪匹马、独闯敌营，在对方尚无反应时便一蹴而就者，才可谓奇兵制胜。

同时，浅入人心是一件需要诚恳的事情。好莱坞的商业模式和中国电影的大片模式，包括当代文坛的快餐模式，都因为太重视“钱途”，而丧失了表达者的诚恳和本真。杜牧说“多情却似无情”，我一直以为这个说法过于思辨。也许，“滥情源于薄情”才更恰当。大部分当代导演只是一边自顾自编排着自己的故事，一边憧憬着票房和各种奖项，唯独忽略了观者的感受。因此，拍出的许多作品更像是琳琅满目的商品，而不是心中必须表达的声音。《一次别离》作为一部投资只有50万美金的剧情片，便是很诚恳地讲了一个伊朗中产家庭分居之后的故事，自然的现实主义手法给人逼真的生活带入感，使其成功问鼎柏林金熊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这对于那些试图用煽情和大制作来“深入人心”的导演不啻是一个警钟。

也许，这种“不诚恳”终究是源自导演本身的“不自信”，因为浅入人心更是一件需要自信的事情。有的作品想成为一个神话，却往往变成一个笑话：作品不遗余力地表达了十二分感情，却只在观众心中留下不到五分，真不知是可怜还是可悲。而有的作品只想说一个故事，最终却成为一段佳话：感情只动用七分，因观者在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从而填补了三分变成满分。那些使出刻骨铭心之力的作品，往往并不确定这番“人造刻骨铭心”是否真可以在观者心中留下痕迹；而有的作品有勇气蜻蜓点水，点到为止，因为作者相信自己绝对“点”到了。前两天重看《大话西游》，其中最让我感动的部分不是“一万年”，也不是“一滴泪”，而是结尾处的“一条狗”。适可而止，是因为自信先前的铺垫足矣，就好比一个真正的美女可以素颜出门一样。

当然，浅入人心也需要天分。此处只看造化，便不细究。草草收笔，是恐自相矛盾，要浅入人心哟。

人生边上▶

□王洪亮

比要比出幸福来

幸福是比较出来的，会比的才会幸福，不会比的就会比出痛苦，你会比吗？很多人小时候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在门框上，或者在墙上划上一道一道横杠，横杠的旁边还注明哪年哪月哪一天，那是自己站在门框旁或墙根，让别人用尺子或是别的什么物件贴着自己的头皮做上的记号，说明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自己是这样的身高。过一段时间再去量量，再画上一条杠，记上年月日。条条杠扛越画越高、越来越清晰，那些横杠，是成长的印记，是成长的步履，每画一次杠，这一次比上一次高出了一截，哪怕仅是一点点，也高兴得不得了，为自己长高了而高兴好长时间。在那些日子里，饭吃得香，上学也更愿意学，尤其是农村的孩子，放了学割青草、刨地瓜、扫院子，有使不完的劲儿，这就是比出来的幸福。

一个老头蹲在墙角，用手掰着馒头吃得津津有味。某人上前问：“吃馒头怎么也不就点儿菜呀？”老头笑笑：“就什么菜呀，天天吃白面馒头，比过去的地主都强多了。”老头也比出了幸福感。如果他与天天吃白面馒头又就着大鱼大肉的人比，可能心里就不是啥好滋味了。据说，同一个村里的两个姑娘结伴到外地打工，干了一年，两个人一块回家过年，其中一个姑娘给她爹带回来三千块钱，她爹高兴得一边数着票子一边夸闺女好，说原来在家的时候，干一年也就是挣个千儿八百的，这可好，除了自己能挣出吃用外，还带回来这么多钱！幸福的感觉油然而生。可是过了几天，她爹又生气了，原来他看到另一个姑娘的弟弟骑着一辆崭新的摩托车，说是他姐给他买的，他姐还给他家带回来了五千块钱。他回到家就开始埋怨自己的闺女，说：一块出去打工，人家咋那么能挣？你看看你，才拿回这么几个钱来，咋这么笨呢？说得他闺女直哭。与自己比，比出了高兴和满足；与别人比，就比出了沮丧和失落。然而，别人的钱再多，也不会给你花，与人家比图个啥呢，图个高兴还是图个不痛快？

还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老太太有两个女儿，一个是卖伞的，一个是卖鞋的。每到雨天，她就愁卖鞋的女儿；每到晴天，她就愁卖伞的女儿。于是晴天愁，雨天也愁，就到处去诉说，把这种心情传染给别人，赚得别人的一些同情和悲怜，并习以为常，天天愁眉苦脸的样子像个祥林嫂。后来，有个人告诉她：雨天时你就想想卖伞的女儿，能卖出好多伞，发财了，就会高兴了；晴天时，你就想想卖鞋的女儿，能卖出去很多鞋，也发财了，也会高兴的。这样，晴天也高兴，雨天也高兴，多好啊，谁不羡慕你呀？老太太一想，对呀！为什么自己老和自己过不去呢？从那之后，她就照那个人说的那样去想，于是，她晴天高兴，雨天也高兴，天天都高兴。思维方式转变了，结果就不一样了。

怎样有利于身心健康就怎样比，怎么能够比出幸福感来就怎么比，是很明智的态度。人活着不就是追求幸福的感觉吗？能比出幸福来，是人生的智慧。季羡林老先生在谈到和谐的创建时说，关键是人的内心要和谐，内心和谐，社会才会有和谐的基础。所以，人只要有阳光的心态，眼前就会是一片光明，身边就会处处温暖，累中有乐。幸福是比较出来的，在比较中感受幸福，在比较中感受世界的美好、人间的温暖，是正常的心态，是和谐的心境。怀着阳光的心态，拥有平和的心境，感受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就会天天都有好心情。

■编辑：孔昕 ■邮箱：kongxin3057@163.com